

档案用户视角下的高校年鉴 编纂研究

冯玉媛*

摘要 高校年鉴通过编纂程序将档案转化成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编研成果。随着其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高校年鉴在推进档案工作建设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档案用户作为档案的利用者,选择高校年鉴可以便捷地获取有用信息以满足其需求。为进一步优化两者的关系,达到编以致用的目的,从档案用户角度出发,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的相关数据,统计档案用户对高校年鉴的需求情况,着重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为例,分析高校年鉴在满足档案用户需求上的独特之处,并结合高校年鉴编纂的现实情况,对如何更好地满足档案用户的需求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档案用户 高校年鉴 编纂研究

高校年鉴是集全校之力对学校年度内各方面信息的综合概述,是系统汇集上一年度重要文献资料、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工具书,代表学校的整体形象和档案编研的实力水平。对于高校年鉴来说,档案用户想要利用它做什么,它能为档案用户提供什么,前者是年鉴编纂者主动探索,后者只是被动不作为。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文关怀和用户至上同样适用于年鉴编纂这项工作。近年来,编纂者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档案用户对高校年鉴的利用上,将编纂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编以致用”。

一、档案用户对高校年鉴需求数据统计

关于档案用户的界定,黄正鸿认为,档案用户泛指档案的利用者,是档案部门的服务对象。^① 王宇晖认为,档案用户是档案信息的需求者,用户为了自身以及社会活动的需要,

* 冯玉媛,女,湖北省当阳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副主编、档案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

① 黄正鸿:《对档案用户的宣传和指导服务》,《北京档案》1999年第10期。

要求获取一定的档案信息,以便解决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及疑问。^① 刘智颖、贺颖将档案用户定义为,对档案客体有需求并发挥档案价值行为的群体或个人。^② 鉴于本文探讨的是其与高校年鉴编纂的关系,因此档案用户在本文中特指利用高校年鉴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的群体或个人。依据其对信息的需求及处理方式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用户和特殊用户,一般用户是指无特定目的性浏览高校年鉴信息或带有某种简单性需求查询档案相关信息的用户,比如通过网络搜索查询奖励情况的学生用户。特殊用户是指将高校年鉴信息运用于特定平台做更深层次开发的研究者,例如高校档案编研者、校史研究人员等。

笔者在中国知网“出版物检索”中的“出版来源导航”中选择“年鉴导航”,在“年鉴级别导航”中选择“地方年鉴”,搜索结果显示有 58 种,去掉 5 个其他类型年鉴(如中学年鉴、小学年鉴),得到高校年鉴出版物样本 53 种。鉴于编纂历史较长,统计分析得出的数据较为客观,笔者按出版册数统计排名检索出前六名高校年鉴出版物,从表 1(统计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可以看出,连续出版卷数最多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从 1986 年至今共出版 29 卷,其余排名前六的高校年鉴,编纂历史均在 23 年以上。笔者按下载量统计其篇目,发现虽然各年鉴篇目名称的说法不尽统一,但其主题均集中在“统计资料”这一类别中,具体名称主要包括“科研成果统计”“综合统计”“附录”“文件选编”等,这类资料的共同特点是涵盖面广、数据详实,且随着编纂历史的延续具有纵向分析的可行性。此外,笔者依据“被引频次”对高校年鉴出版物样本进行搜索排名,《华中科技大学年鉴》《上海交通大学年鉴》《大连理工大学年鉴》被引均在 40 频次以上,被引高频次内容主要为各专业学科领域的研究(其中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主要用途为撰写学术期刊文章、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等。这表明,高校年鉴为科研工作者、学生提供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权威性佐证史料,并实际应用于需要大量统计性数据的自然科学领域。

表 1 中国知网收录部分高校年鉴的出版及下载情况统计表

年鉴名称	连续出版卷数	下载量较大的篇目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	29	科研成果统计、综合统计、附录
上海外国语大学年鉴	25	综合统计与附录
江南大学年鉴	25	统计资料
南京大学年鉴	24	附录
兰州大学年鉴	23	文件选编
上海交通大学年鉴	23	综合统计与附录

自 2014 年开始编纂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除不适合上网的少数几页之外,均被中国知网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网络发布权归中国知网所有。限于读者权限,分章节的浏览量暂无法查阅,但根据总库上检索到的近 5 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的下

① 王宇晖:《档案用户的特征和类型分析》,《兰台世界》2005 年第 4 期。

② 刘智颖、贺颖:《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档案用户需求文献计量分析(2010—2017)》,《档案管理》2019 年第 1 期。

载量(按篇目统计)来看(详见表2,统计时间:2020年7月5日),篇目“表彰与奖励”排名第一,占整个下载量的32.71%,接近整个下载量的1/3,这表明,年鉴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统计并同红头文件仔细核对后形成的汇总表对档案用户来讲利用价值最为突出,其中对获得集体以及个人荣誉的详细信息需求较为突出。其余前几名依次为毕业生名单、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特载、重要文件、人物、管理与服务,这表明各届校友对于毕业生情况、以教学为中心的院系对于教学工作情况尤为关注,校内外从事科研工作的档案用户会较高频次登录知网搜集相关资料并获取相关数据支持,学校管理人员对于年度重大专题、重要文件及管理服务等与自身工作相关的情况有更多的关注点,而校内外人员对于行业内知名人物的基本情况有了解的兴趣和需要。

表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下载量按篇目统计表

年鉴篇目名称	下载频次	下载排名	约占比
表彰与奖励	87	1	32.71%
毕业生名单	34	2	12.78%
教学工作	26	3	9.77%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18	4	6.77%
特载	18	4	6.77%
重要文件	15	6	5.64%
人物	13	7	4.89%
管理与服务	12	8	4.51%

根据年鉴下载量按分目统计来看(详见表3,统计时间:2020年7月5日),分目“学生表彰与奖励”排名第一,占整个下载量的21.43%,这表明,学生用户尤其是校内学生用户对于奖励部分最为关注。其余排名进前五的分目依次为本、专科毕业生名单,学校领导重要讲话,教学质量评价,科研管理。本、专科毕业生名单因为分类清晰、信息完整为各类毕业生查询提供了便利;学校领导讲话为相关院校提供了写作的相关素材,此外,每年学校校长的开学典礼讲话、毕业典礼讲话因内容、语言均高度贴近大学生生活深受听者、读者喜爱,逐渐成为讲话中的收藏经典。这5个分目中,学生表彰与奖励、教学质量评价以及科研管理的共同点在于均整理并收录大量图表统计数据,这表明信息量丰富、形象直观的图表的确是“一表胜千言”。同时也从档案用户的角度证明:多图表、多统计性数据更具有利用价值。

表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下载量按分目统计表

分目名称	所属篇目名称	下载频次	下载排名	占比
学生表彰与奖励	表彰与奖励	57	1	21.43%
本、专科毕业生名单	毕业生名单	33	2	12.41%
学校领导重要讲话	特载	18	3	6.77%
教学质量评价	教学工作	12	4	4.51%
科研管理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11	5	4.14%

二、高校年鉴在满足档案用户需求上的特色分析

近年来,高校年鉴日益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相比档案的神秘性,高校年鉴作为档案编研成果,是主动公开随时可查的,它以其特有的属性于细微处为档案用户提供了一个获知综合性、权威性信息的便捷通道。

(一) 高校年鉴的获取途径广泛而便捷

近年来,高校年鉴致力于利用各种方式让其传播发行到更多需要的档案用户手中,相比未经编研需要履行繁琐查阅手续的馆藏档案而言,高校年鉴的传播之路显得更为灵活而广泛,档案用户获取年鉴信息的方式也更为便捷。

首先,它是最直接的传统获取方式,校内各撰稿部门皆可通过发放途径获取纸质精装书,置于案头随时查阅。但由于成本高,印刷数量少,传播程度比较有限,大部分高校纸质书除向校内发放外,仅能寄发至部分兄弟院校,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作为馆藏资料保存的实体书也仅供本校读者小范围内查阅。

其次,网上传播成本低廉,存储利用方便。为扩大传播范围,部分高校将其年鉴收入中国知网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或方正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并在校内网站、各公众宣传平台推送学校年鉴的查看入口,扩大知晓面,使点击进入中国知网的档案用户无论何时何地均可方便快捷地查询。

最后,随着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部分高校将年鉴与网络数据平台有机结合,能更好地满足档案用户快速获取有效信息的需求。比如,清华大学官网主页设置“数据清华”动态展示平台,滚动展示校园面积、绿化覆盖率、公共教室数及座位数、图书馆实体馆藏、院士人数、艺术博物馆藏品、科研经费、专利授权、重大科研项目、专业数、学生数、教师数、课程数、校际合作协议、学生社团、体育代表队、社会实践队等项目,并定期更新数据。浙江大学设立年鉴工作平台,为校内各机构分配组织机构代码,方便统一管理,各机构以统一设定的身份登录平台,按要求上传稿件。年鉴编辑通过工作平台对上传稿件进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官网主页设置“探索”专题,收录数据实时更新,滚动展示国家“双一流”学科、全国评估 A 类学科、跻身世界 500 强学科、国家自科基金数、国家重大社科项目数、科研经费、论文数(SCI)、两院院士、专任教师、各类重要奖项获得数等。

(二) 高校年鉴在收录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可兼顾各类需求

年鉴反映的重点是“基础信息 + 大事要闻”^①。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档案用户是年鉴的受众,广义来讲就是关注高校发展的各界人士,不仅包含校内用户,也包含校外用户。总体而言,不论是校内用户还是校外用户,要编纂出一部好的高校年鉴需要在全面记录上一年学校各方面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在篇目中兼顾各类用户的需求,各有侧重,尤其要避免泛泛而谈。在把握大事要事的基础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在保证信息准确

^① 许家康:《地方专业年鉴的设计原则和编写要领》,《广西地方志》2013 年第 4 期。

的前提下,依据档案用户需求数据,为满足不同用户各方面的需求,尽可能记录较多的有用信息。比如,在档案用户下载排行第一的“表彰与奖励”部分,尽可能细化所收录的厅局级以上获奖信息,所有获得奖项名称、颁奖(主办)单位及时间均详细记载,保证奖励信息的完整可查。同时由于校内同名同姓学生较多,所收录学生获奖者尽量具体到所在院系以及获奖作品名称。对于学生用户较为关注的“毕业生名单”,因为篇幅所限和不侵犯个人隐私的需要,不收录个人身份证号、学生证号或者护照等能够精准识别个人信息的资料,但除了记录名字之外,均详细分类记录所在院系及所学专业,研究生更是细化至授予学位类别,以便用户快速查找和准确定位。“教授名录”中免职未退校领导作为教授身份时,其所属单位更改为在其研究机构担任的职务,或根据专业所属划分至专业院系,或根据免职前分管工作划分至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以便为档案用户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点。

大事要闻是高校年鉴的核心和灵魂,突出反映了年度重要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在利用年鉴时最吸引档案用户的部分。因此,年度有特色、有创意的工作需单独设分目或条目,不使其淹没于常规工作内,使用户能迅速找到年鉴成书的亮点所在,符合大部分读者快速阅读习惯。为做到这点,高校年鉴编纂者每年依据年度特色做更新、合并,拆分篇目、分目,并细化至条目。比如2017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设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举办了建校70周年校友论坛暨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学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2018)》第一部分“特载”中特设2个专题分目,以详实的图文资料单独记录这2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三)高校年鉴将档案的权威性与使用的便利性充分结合

档案用户利用年鉴查找资料是基于成书中所载档案史料的完全信任,因此,高校年鉴在不涉密、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致力于保证其逻辑性、信息的完整度,确保收录资料的严谨性。例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在涉密部分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做好因涉密未收录信息的备注,有条件的同时备注未收录范围。比如对学生的警告处分,一般会在几个月之后自行解除,有部分在当年到期会有解除处分的通知,但部分要在第二年才会到期并下发解除处分通知。由于年鉴是一年一编,只看单本容易引起用户对此类事件的误解,若要解释清楚,花费的篇幅和注解的难度均较大。同时,考虑到此类型文件目录对档案用户的利用意义不大,故此类型均不作收录,仅以简短文字作解释性备注:“关于学生处分及解除处分决定均未收录。”

高校年鉴为逐年编纂的大型年刊,要考虑到档案用户阅读的延续性,说法上尽量保持一致,尽量少给用户造成阅读困扰。例如,有的领导名字常用名和身份证名为同音不同字,其中身份证名为生僻字,不常用,电脑中也不容易打出来,在年鉴编纂中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时就要在征求部门及本人意见的基础上,尽量运用符合使用习惯的常用字,且在该年年鉴全书中予以统一,避免引起读者误解。同时,下一年的年鉴也应一以贯之遵循此做法,保证纵向统一。

对于档案用户利用率最高的统计数据,各撰稿部门报送数据因为统计口径不一致可能会有出入,年鉴编纂者在统计口径一致情况下有可能做调整的要在多了解、多协商的基础上尽量调整一致,若依据实情确实不可能一致的,应尊重事实原貌。比如某人于 2019 年退休,他退休前职务为 2018 年组织部门任命的 A 部门某职,而人事部门认为他退休前所在单位为 B 单位某职,原因是 2018 年组织部门任命时其人事档案仍然在 B 部门,并未转走。所以年鉴收录时需要在厘清来龙去脉后,尊重其 2019 年退休时组织任命在 A 部门,但人事档案在 B 部门的实情。

(四) 高校年鉴为部分档案特殊用户做好基础性工作

高校年鉴收录数据须完整、系统、可靠,便于读者利用,如果中断,便会对数据回溯性造成困难,之前搜集的数据也大打折扣,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为此,在参与年鉴撰稿的过程中,学校各部门撰稿人要逐渐提升随时、主动搜集资料的意识,主动在第一时间将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有用资料报送,形成本门别类的电子档案。同时,由于年鉴一年只有一次机会,且原则上只有当年能记录上一年的事,错过的很难弥补,因此,在现有通用框架的基础上,编纂者会将前一年比较难搜集到的统计数据跟供稿部门提前沟通,尽早做准备,部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得到抢救性留存。

为满足部分档案特殊用户的利用需求,高校年鉴编纂者除了在宏观上把握之外,更要细致地深入进去,探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年代越久,事情原委越不易弄清楚。如果当年在编纂年鉴时就能发现并消除可能产生的歧义或误解,就可以为数十年之后的利用者尤其是高校校史(史志)编写者这一类特殊用户减少谜团。所以年鉴中不具备前后完全统一说法的条件,且在成书中无法予以备注或者说明的,需要年鉴编纂者运用编纂笔记做编外辑注或编辑补充,以较为固定的格式记载并留存,与当年成书一同归档备查。

此外,高校年鉴在提升可读性的同时,也对档案特殊用户作探索性的引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根据年度特色突出重点,加入原创性的史料,例如历史沿革、历史故事、校史人物等,对学校建校历史上有重量级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校史资料做抢救性留存,这些史料后续被学校纸质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联合转载,亦是学校宣传校情工作的有益补充。

三、高校年鉴编纂在进一步满足档案用户上的思考

2020 年 6 月 20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增加了完善利用规则、创新服务形式等方面的规定。在此背景下,高校年鉴更需要进一步基于档案用户角度,努力了解用户需求,了解哪些没有达到,可能并且可以以什么方式达到,力争逐步达到用户需求。

(一) 尝试高校年鉴电子出版和单行本相结合

高校年鉴编纂是一件耗时耗力的繁杂工作,发行量小,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多为内部流通,加上高校每年为年鉴下拨的经费也并不充裕,随着出版费的逐年增长,支付这笔费用也越来越吃力。鉴于高校年鉴出版对于保存史料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如今纸质出版

又有不小的现实性困难,笔者建议尝试出版电子版。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纸质年鉴为节省成本,除少部分的彩页外,内文均为黑白印刷。然而电子出版不受印刷成本的限制,可以在内文排版中用不同颜色、不同格式凸显重要内容。同时,也可以将声像档案信息通过音频、视频等方式同步收录,在增加美感的同时,也提升了档案用户获取有效信息的直观性。

在电子版的基础上,可以依据校内用户的实际情况尝试实行高校年鉴印刷发行“AB”本制,分别装订,^①开发迷你版、便携版、简化版,^②可以依据学校自身实际,发行学生简明版年鉴(单行本),主要收录学生感兴趣的“表彰与奖励”“毕业生名册”“招生与就业”等篇目。发行教师简明版年鉴(单行本),主要收录一线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较为感兴趣的“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与服务”“人物”等篇目。若几类篇目合在一起内容仍然较多,可选择单个篇目单独印制,为教师及学生提供单篇目印制服务,既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也提高了时效性和传播的广泛性。

(二)探索校内协同或联合编研机制

高校年鉴撰稿人、审稿人既是作者,也是档案用户,是重要的资料来源者,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多方面展示学校发展的情况。因此,要做好编前资料搜集、编后意见反馈和改进,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做到多沟通,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年鉴各分目之间数据“打架”现象的发生。如华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向全校师生征集年度档案编研需求,校内各单位、各部门、各师生编研需求确定后由档案馆组织人员通过共同参编方式进行针对性编研服务,最终形成的档案编研专题成果或材料提供给档案用户免费使用。

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由校就业指导处牵头,每年发布《本科生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在就业竞争力、校友评价、就业特色、素养能力及知识分析、读研分析、核心课程有效性评价与成绩分析、社团活动分析、求职分析8个方面,用数据全面展示了学校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状况。由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牵头每年编印一本《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结合专业培养能力和支撑数据新增内容的变化,集中展示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件、教学建设与改革等八大方面,展现学校本科教育的理念、举措与成果,展示学校风貌和办学特色。笔者认为,年鉴编纂部门可以与此类部门建立起合作机制,在部门重复性工作上协同办公,各有侧重,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能保证数据口径严谨一致。除此以外,年鉴特载部分还可以同学校宣传部门联合制作,及时完善重大活动审批程序,制定切实可行的《资料存档提前告知事项》,做好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的预案。

(三)探索建立年鉴编纂行业内协同机制

年鉴编纂是较为复杂的大型协同项目,但高校年鉴由于发行面窄,经费和人员配置较弱,受众反馈和评价机制一直处于较为缺失的状态。然而,年鉴编纂是一项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类工作,需要随着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作相应的适应性改进,如果不了解最

^① 陈洪泉:《中美日年鉴对比与启示》,《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丁国勇:《美国大学教育年鉴的发展与启示》,《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年第3期。

新反馈情况,在满足档案用户需求上将会无的放矢。如今,编纂云平台已经日益显现它独特的优势,笔者认为应该迎合档案用户需求,打破常规,利用好现有的高校年鉴类研究会,探索建立区域性高校年鉴编纂研究会云平台,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尝试建立同类年鉴印前互审、印后互动等机制。一方面,利用同行的经验或者教训完善自我;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让提供或者利用年鉴资料的档案用户更为清晰地知晓它的价值,在日常资料搜集及提供稿件时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四) 尝试录入回溯或前瞻性资料开发信息服务

对于高校而言,编者是要做搬运工作,但又并非搬运工,事实上他是站在学校发展角度思考的编纂者。从前期调研结果来看,年鉴信息散落在各个部门,未系统保存的分散性资料利用率普遍较低。为了在保证信息完全准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记录较多的有用信息,编纂者要进一步根据学校实际,尤其注重年鉴的存查价值和检索意义,大刀阔斧剔除无效信息,将散落在各个部门的信息作聚合性搜集并依据史料作二次核实,再根据年鉴篇目的分类糅合再分离,加工形成档案用户实际工作中直接可用的信息。

同时,在信息时代,为了更快速、高质量开发年鉴信息资源,并不是有什么数据就收入什么数据,而是要对已经搜集到并核实无误的信息进行针对性再加工,依据档案用户的精准需求致力于进行更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年鉴中特别设有“比较”专题,对学校近 5 年数据进行汇总,并详细绘制曲线对比图,直观体现各指标变化发展的趋势。而国内高校年鉴在“存史”这方面一般恪守“一年一报”的规则,非年内事件一概不录入。下一步,为满足档案用户“资政”的需要,高校年鉴要在结合当年学校以及全国高校发展实际的大环境下,打破常规,尝试与学校发展规划部门联合,除选取对学校发展全局有至关重要作用的数据作回溯性收录之外,更要尝试运用前瞻性视野,站在学校发展的大局、国家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收录既立足于当前又超越历史的预测性数据,为档案用户的决策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逐步开发更为精准的档案信息服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年鉴作为一种编研成果,较之馆藏档案,在满足档案用户的利用需求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它能够在确保档案权威性的前提下达到用户获取便捷、使用便利的效果,并能兼顾各类需求,为特殊用户做好基础性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整个年鉴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年鉴编纂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困难也日益凸显。因此,编纂者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借助信息技术,坚持从档案用户的角度出发,向电子出版、校内合作、行业协同、信息服务等现代化方向努力,致力于提升高校年鉴的利用价值,更好地满足档案用户的实际利用需求。

责任编辑:杨卓轩